



剃头



炒豆



炒面棋

正月将出,二月将至。

二月好啊。长风息于西北,而冬雪退于东南。天渐暖,草木之心萌动,过冬之鸟闹于枝头。山河清朗,四野明净,许是冬雪反复擦拭的结果。立于山巅,远眺,枯燥沉寂之气渐淡,田里积雪融化,泥土呈黝黑色,群山棱角也柔和起来。棉袄尚需再穿十天半月,毕竟还有倒春寒。人们下地,挖一锄土,试探墒情,思谋着这块地,今年该种什么。

二月二炒豆豆

文王选

二月好,好在年味虽淡,二月二却已来。二月二,自是孩子的节日。我们哼着“二月二,炒豆豆,小猫把我舅舅舅”。小猫为何把我舅舅舅?搞不懂,大娃娃这么哼,我们小娃娃也跟着哼。辈辈口耳相传,不解其意,但颇觉有趣,只是委屈了小猫,莫名多了那么些擦不干净净鼻涕的舅舅。

二月二,自然要炒豆豆。在麦村,可炒之豆不多,仅有黄豆、蚕豆。

黄豆多在玉米行中套种。麦村地多,主要种小麦、油菜、玉米等作物,除了吃,还要卖一些换钱。鲜有人去种大块黄豆。清明前后,和玉米一起,种黄豆。下地,起垄,垄上点入玉米籽。每窝错开,且相隔两尺许。再铺地膜。两行地膜间,挖坑,丢进几粒黄豆,用脚底把坑刮平。白色的地膜,横平竖直,在百花花的阳光下,异常晃眼,似乎整个世界都是白色河流,在春风涌动的大地上流淌。到夏天,玉米林浓稠,稠到发黑。黄豆在玉米脚下,乘着阴凉,很是惬意。微风渗进来,黄豆们伸出心形叶片,抚摸着腰间的豆荚。秋天了,玉米已掰走,玉米秆枯黄了,只有叶子耷拉着。秋风起,叶子刷刷啦啦响着。黄豆叶片黄透了,借着阳光,愈加鲜明。不久,叶片落光了,枝头上挂着一串串

豆荚。豆荚长着绒毛,咧着嘴,露着金黄的大板牙。人们下地,连根拔起,磕掉泥土,装进背篋,背回家。

蚕豆开蓝紫色花,像一对对蝴蝶。蚕豆嫩时,烤着吃,也香。蚕豆我们也叫大豌豆。但麦村不种蚕豆,为什么呢?我们伸着脑瓜,颇为好奇,剥掉蚕豆皮,问。

麦村种黄豆,偶尔做豆腐,大多也是当经济作物卖掉,家里剩余不多,留到二月二,给孩子们炒着吃。

二月二的蚕豆,是从集上称来的。有老汉常年卖大豌豆。每到逢集,风雨无阻,大半辈子了。人们谈及蚕豆,自会想起他。而想起他,定会想起蚕豆。一根扁担,两个藤筐,装满蚕豆。老汉坐在扁担上,卷着莫合烟抽,太阳落在他的侧脸上,如古铜。我们把买蚕豆叫量大豌豆。量,或许是稀物,所以精打细算吧。有人量一块钱。老汉提秤,用小簸箕状的秤盘装上蚕豆,一手提绳,一手拨秤砣,在秤星上移动,多则取下几颗,少则添几颗。大多时候,要几块钱的,一秤盘下去,不多不少。称,不过是给买主看看,不哄人。称好,用报纸一包,递过来。那时蚕豆,全是盐炒。蚕豆开裂处,粘着盐粒和土粒,进嘴,咸味里有淡淡的泥土味。

有时,村里会来爆米花的人。

在牙叉骨台,支好机器,生起火。天渐暖,而地里零活不多,隔三差五就能干完。大多时候,牙叉骨台,作为村里最重要的地方,总是不缺人。老人们蹲在墙根,晒暖暖,说闲话。年轻人,蹲在台土边,或聊农事,或操心国家大事,互相抬杠,自觉有理。女人们拿着鞋垫,在一边围着簇,边绣花几边扯家务事。孩子们在空地处,或斗鸡,或摔纸炮,或打沙包,满头大汗,不得消停。爆米花的人一来,他们嗷嗷叫着,围了上去。

爆米花的人,年年都来。来来着,便老了,整个人许是被烟熏火燎太久,也变得黝黑。他朝孩子们一挥手,说,去拿玉米。孩子们欢快叫着,跑回家。大人已在牙叉骨台游毕,正在屋里忙。孩子们隔窗喊,妈,爆米花的人来了。孩子们怕父亲,凡事都先喊妈。母亲说,来就来了。孩子们又喊,爆两碗玉米



爆米花

花吃。母亲说,厢房挖两碗去爆。孩子嘀咕道,要钱呢。母亲无奈,只得从衣兜里翻找半天,找了两毛钱。孩子们装好钱,挖好玉米,提着袋子,抱一捆玉米棒,朝牙叉骨台跑去。

来爆米花的人,先来后到,已排了队。轮到谁家谁上前。爆米花的人用大瓷缸装满玉米,缸沿正好与玉米齐平,然后倒进锅。我们递去糖精,他放入。有了糖精,爆米花才甜,才好吃。若没有,只能向同伴借几颗。装好锅,上架。爆米花的人一手摇锅,一手摇风扇。两手协调。孩子们蹲在一边,往火炉中添柴。风扇呼呼,火苗清脆。玉米粒在锅里转着圈,当唧唧响着,异常清脆。那锅肚腹鼓鼓,像个闷葫芦,浑身漆黑,在火上转啊转。爆米花的人,不时看看手柄的气压表。

时间一到,爆米花的人提着锅,到自制的包前,把锅盖处放进去。那包前面用橡胶箍成,以防锅热烫破,后面则用两条化肥袋缝在一起。要爆之前,孩子们跑到一边,捂紧耳朵。只见爆米花的人一脚踩肚子,一手抓把柄,一手用铁管扣动盖子。嘭——声巨响,白雾翻滚,在地上涌起,散开。爆米花的人提着锅,慢慢在雾中现身,如电视剧中的神仙一般。

响声过后,我们一拥而上,捡拾溅到地上的玉米花。玉米花,开着白花,一瞬间,在大地上绽放了。孩子们顾不上土,捡起一颗,吃一颗。而玉米花的主人,赶紧过去,把化肥袋中的米花兜出来,装进自家袋子,付了钱,背在背上,虚哄哄小半袋,热乎乎的,背回了家。米花要趁热吃,带着玉米味,那才香,且脆。如过了夜,则会黏牙。

那一夜,簸箕里盛着爆米花,放在被子上,一家人围炕而坐,炕太热,感觉把屁股都要炒成黄豆了。大家边看电视,边吃爆米花,边说村里闲事。那一晚,人们嘴里甜兮兮的,似乎所有苦涩的日子,在那一晚,也甜兮兮的。而炕上,落满了玉米壳,睡觉时,硌在身子下,连梦,都是痒痒的。

四

是哄骗一番,孩子才息声,哼唧哼唧吸溜着鼻涕,期望尽快剃毕。剃头手艺好的人,能刮光头,搞得头皮上寸草不生,明光油亮,犹如十五瓦的灯泡。手艺差的人,剃得七长八短,好比地埂上被牛啃过的草坡。剃毕,大人摸摸那颗扎手的头,虽不光溜,但也颇有成就。而那头上一道道血印子,像一张张嘴,喊着痛。大人看着,想笑,又有些心疼,于是一边收拾椅子,地上的头发,一边说,去厨房,你妈给你豌豆炒好了,放了糖精,甜得很。

后来,家里不知从何处搞到一把推子。推子好些,至少不会割破头皮。推子从前额开始,贴着垢痂往后走,只见大片大片头发,结在一起,往下掉。推子忘了抹油,涩,夹头发。一推一夹,钻心疼。孩子又哭又嚷,吹着鼻涕泡,不想推了,要从小椅子上溜下来。大人摁住,威逼利诱一番。从柜子里翻出黄油,剃一指头,抹上去。再剃,好些了。孩子才安下心,眼皮红肿,呆若木鸡,似乎任人宰割了。推完,头发渣钻了满脖子满背,像带刺的毛毛虫,弄得痒痒难忍,孩子左挠右抓,上蹿下跳,犹如顽劣猴子。最后不解气,脱了衣裳,一边边拾头发渣,一边让人挠背。而大人总是挠不到地方,于是喊叫着,自己抓,最后,抓成了一个红脊背。而那颗脑袋,并没有推整齐,深浅不一,高低错落,梯田一般。

剃完头,衣兜里装满豆豆,一边吃,一边用袖口揩着鼻涕,去找伙伴们玩耍了。

孩子们交换着春天的味道,奔跑在黄土里,游荡在田野中,隐没于蒿草间。春风吹来,那一颗颗光脑袋、花脑袋,似乎轻巧灵光了许多。春风再吹,那脑袋上,拂过凉意。春风是另一把剃头刀。

“光光头,抹上油,骑着骡子赶着牛”。

